

为了江主席的嘱托

1993年9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江主席亲切接见了全军“创业在军营”先进事迹报告团。李国安是报告团6名成员之一。江主席与李国安握手后，称赞说：“你们的事迹我从报纸上看到了，很生动，很感人。这是你们常年努力的结果，希望再接再厉，再立新功。”

李国安把江主席接见的这张合影照片放大挂在自己的家里。他对妻子和儿子说：“这张照片对咱们家来说最宝贵，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江主席亲切勉励我的话，要再接再厉，再立新功。”

江主席的勉励，成了李国安为边疆军民找水打井的巨大动力。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，李国安不顾身体患重病，刚做完大手术

就围着钢围腰走遍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，普查水情，确定 109 眼井位。为完成彻底解决边疆缺水问题的“95·2”工程，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和想象的千难万苦。

每当一眼眼甘甜的清泉从干涸的土地上涌出时，每当各族群众和边防战士把他誉为“草原水神”时，李国安总是说：“为群众打井找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江主席对这里缺水可操心啦。”

李国安永远不会忘记，1994 年党的生日这一天，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北京军区一个会议的代表时，认真听取了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彭翠峰的汇报，当汇报到内蒙古边防有的地方军民至今还吃含氟量高的苦水时，江主席详细询问了是哪些地区，邻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并指示，请水利专家实地考察一下，研究解决的办法。

当谈到缺水最严重的阿拉善地区时，在座的国防部部长迟浩田插话说：“那里连很有名的居延海都干涸了。”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也说：“最耐旱的胡杨林也干死了。”江主席眉头紧锁，他对大家说：“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，再不能让边疆军民吃苦水了！”

这些年来，李国安时时刻刻牢记着江主席的殷殷重托，以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的精神，率领官兵们为边疆军民打井 125 眼，在内蒙古最艰苦最缺水的西部地区，边疆军民们的吃水用水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，彻底

解决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军民吃水难问题的“95·2”工程，将提前一年在 1996 年底完成。那时，边疆发展将出现新的美好前景……

“四人锣鼓队”的震撼

李国安在内蒙古工作了 35 个年头，对那里许多地方严重缺水的状况印象太深了。他亲眼看到，由于缺水，很耐旱的胡杨树成片枯死，历史上有名的八百里居延海早已干涸见底，额济纳绿洲也面临消失的危险。李国安当骑兵时，经常赶着马去找水，好不容易找到个水泡子，马就像疯了一样，拉都拉不住，人还没喝上一口，就让马给喝光了。有的地方虽然有点水，但水质太差，没法儿喝。有的地方，群众喝的是啤酒色的苦水、臭水，井里有沼气，划根火柴都能点着。

更使李国安寝食不安的是，一些边防部队的吃水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。有一次，李国安到一个边防连队，当时只有 4 个人在家，听说给水团长来了，一个敲着脸盆，一个打着鼓，一个擦着镲，咚咚哐、咚咚哐地欢迎起来，

一个干部赶忙跑过来报告。看着他们头发粘成团，渴得嘴起泡，脸上长满癣，李国安的眼泪就止不住了，一把拽住他们的手说，别报告了，别报告了，我都知道！我都知道！

从此“四人锣鼓队”的一咚一哐经常回响在李国安的心头，震撼着他的心灵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，解放这么多年了，各级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边疆军民吃水问题，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地方缺水。作为部队的给水团长，战士们喝不上水，父老乡亲们没水喝，喝脏水，我有愧啊！

李国安觉得，给水团长官虽不大，但责任重大！党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作为给水团长，作为共产党员，只有让边防官兵喝上甜水，我才算上不愧党，下不愧兵！作为人民子弟兵，只有让老百姓喝上甜水，我才算上不愧党，下不愧民……

神圣的使命感，激励着他开始了为边疆军民找水不止的艰难跋涉。

病床上的“遥控指挥”

李国安当团长以来，坚持每天晚上把全团的士兵宿舍“转”一遍，每天早上部队出操，他也总是第一个站在操场上。

但这天，东方早已露出晨曦，而大家却迟迟不见李团长的身影。团长到哪里去了呢？大家都很纳闷。

“咳、咳、咳……”

原来，李国安躺在床上，一阵一阵地胸闷，腿脚软得怎么也起不了床。恰在这时，在外施工的一个钻井连队，来了紧急电话：“井内发生了故障，钻杆被卡住了……”

李国安早已把身体的不适抛在了脑后，当即赶往工地。在机台上，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处理故障方案后，又带着大伙儿一起干，连续几天几夜的奋战，他再也坚持

不住了，终于累倒在机台上。同志们急忙把他送到附近医院。经检查，他患了严重的肺炎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。可他说：“团里这么多的事 我哪有心思住院啊！”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，他只好回到呼和浩特市。

下车后，他没有到医院，也没有进办公室，而是首先来到了连队。当他把连队工作一一检查和安排妥当后，才住进医院，可是双肺已经严重感染。医生责怪地说他：“李团长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你到底要不要命了？”

李国安住进医院，这下可把医院给搅乱了。病房几乎成了他的指挥所和办公室，在那里不停地对部队进行“遥控指挥”，要求机关和野外的连队每天向他汇报一次情况。一会儿把机关干部叫来交待部队的管理，一会儿又把工程技术人员请来讨论技术训练、论文写作。他不仅躺在病床上琢磨透了平时顾不上研究的一大堆技术难题，还写出了一篇学术论文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医务人员也说：“我们的领导干部多了，就没见到像李国安这样的领导，住个医院也不安生……”

在团里，官兵们每当谈起他勤奋工作时，总是钦佩地说：“我们团长呀 真是一个‘工作狂’为了事业简直是不顾家、不要命。”

“最放心不下的 还是那些井”

1993年9月，李国安受到江泽民主席亲切接见不久，他的腰腿疼越来越重了。

这个病已经8年多了。过去疼的时候，他总以为是常在野外，受了风寒，扎了几针，吃上几片止疼药，就挺过来了。可这次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医生左检查右检查，就是查不出原因。

那个时候，李国安连续八天八夜吃不下东西，解不出大便，眼珠子看什么都发黄，腰疼得死去活来，一张嘴就浑身发抖。团里把他送到内蒙古最好的医院做核磁共振。临检查前，他心里一直想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可是结果一出来，李国安一下子呆住了。医生

说，他腰椎里长了个胶质细胞瘤。

李国安当过医生，一听就明白了，什么胶质细胞瘤，说白了就是癌瘤。当下他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，一下子，话也不想说，人也不想见。等缓过劲来，平常顾不上想和想不到的事情全都冒了出来。

当时他想人早晚都得死，但这也太快了，我才 47 岁，正是干事的年龄，如果再给我三五年时间，我刚当团长时制定的 10 年规划就基本上实现了。

那天晚上，团里一位领导来看李国安，陪他坐了一夜，说了很多很多的话。最后，这位领导问他有什么要交待的，李国安对他讲：“老母亲已经在我前面走了，我爱人的工作环境还不错，就那样了，孩子也大了，今后的路靠他自己走，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井，边防线上的清河口、白音查干、查干楚鲁这三口井还没出水啊！要是我真的爬不起来了，你们一定要干到底。”这话还没说完，这位团领导就一把抱住李国安说：“团长，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！我们要一起干到底！”

“多活一天就要 多挣 24 小时”

组织上对李国安的病情很关心，团里恽文田政委专门护送他到北京治疗。走的那天，好多人含泪送行。自治区领导来了，内蒙古军区领导来了，团里很多同志老早就赶来了。有的说，团长这一走怕是回不来了，我们扶扶担架心里也会好受些。

到了北京，总部和军区的同志很快给李国安联系住进了 301 医院。医院安排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程东源教授主刀，给他打开腰椎，切除了肿瘤，手术整整进行了 5 个小时。

手术后的第三天，程教授嘭的一声推门进来，把化验单往李国安胸前一放，说：“老李啊，良性的！”当时，李国安不敢相信自

的耳朵，一把抓过化验单，一行字来回看了好几遍，但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当他确实看清诊断结果是良性瘤子后，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

李国安紧紧握着程教授的手说：“这回，我又能上井台了！我要早点回去，再为边防官兵和内蒙古群众打井找水。”为了闯过排尿关，手术后第六天，李国安就叫爱人扶着，不用导尿管，自己试着往外尿。结果一滴也尿不出来，疼得浑身直冒虚汗，被子都湿透了。一直到了第 11 天，他自己终于尿出了第一滴带血的尿……

为了给李国安创造良好的疗养条件，北京军区首长把他接到军区总院，他却总是想，过去经常说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，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这条命既然挺过来了，多活一天就要多挣 24 小时。

医生让他躺在床上，不能动，他怎么也躺不住，执意要下床锻炼。一开始，让人扶着在病房里挪，挪一步，一身汗，疼得眼睛直发黑。后来能出门了，他就在走廊里练走路，接着又练上下楼梯。他打定主意，只要能上下楼梯，就到医院附近地铁站去练，只要能上下地铁站那 80 多级台阶，就马上出院回部队……

“钢围腰”的由来

在内蒙古西部茫茫的戈壁沙海之中，有个叫白音查干的地方，这里历来被视为极度贫水区。长期以来，居住在这里的牧民和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官兵，只有一口浅水井，昼夜出水量不到一吨。

近年来由于风沙不断推进，就连这口勉强维持生计的水井也日渐干涸，官兵们要靠每天派车到很远的地方拉水，而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牧民们只好远走他乡去游牧。

昔日的幸福家园，逐渐变成了残垣断壁。

昔日的欢歌笑语，逐渐被呼号的大漠长风代替。

从 1990 年起，李国安与他的战友们就下决心要在这里打出水。他曾多次带领工程

技术人员在这里勘探 在大面积戈壁上 几乎是一米一米往前推 进行分块切割 最后才确定了一个井位。

然而，李国安病倒了。在总部领导的亲切关怀下，解放军总医院为他做了手术。

这次手术的方案是 用骨钳将两节腰椎、一节底椎的骨头咬开 切开硬脊膜 取出肿瘤 再将硬脊膜缝合。然而 在李国安的这两节腰椎、一节底椎上 却留下了一条永远不能愈合的骨槽。所以，医生特别提醒他：“伤筋动骨一百天。你好不容易捡了条命，一个月内，绝对不能下地。”

连队的官兵们为了在白音查干早一天打出甜水井，加班加点昼夜奋战。但是，当井打到 300 米的时候 出来的却是苦水。尝着苦涩的水 浑身泥浆的官兵们抱在一起相对无语。为了让老团长安心养病，他们私下商定把这扫兴的消息先隐瞒起来，并收拾行装准备撤回营房。

然而，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。李国安一听就着了急 无论如何也躺不住了。正在这时 他听说驻地军分区的孟司令员正在北京出差 便不顾医生的劝阻 恳求护士找来一辆轮椅车 坐电梯下楼 再让人扶到吉普车上 决定亲自找孟司令员捎话。

路上 刚刚愈合的伤口 痛得他坐也坐不稳 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淌。司机几次想调转车头回医院。李国

安紧紧地拉住司机的手：“听话，往前开，要是这样回去我会垮得更快。”

孟司令员住处的走廊是光滑的水磨石地面，每挪动一步都很吃力。当孟司令员见到浑身被汗水湿透的李国安时，震惊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，不要命了。”李国安气喘嘘嘘地说：“司令员，请你回去时捎话，连队决不能撤，千万不要撤走，边关路途遥远，如果撤下来，再上去就困难了。”于是，孟司令员连夜登车，昼夜兼程赶到边防，并及时派人向施工部队转达了李国安的心愿。

就这样，钻井连队的官兵重新安营扎寨，坚持科技攻关，终于在沙漠荒原上，第一次打出昼夜出水量达100吨的甜水井。

然而，李国安返回医院后，因过早过量运动，导致了伤口恶化，呕吐不止，大小便失禁，抢救了两天两夜，才脱离了危险。从此，医生不得不让他在腰上围一条15公分宽的“钢围腰”，他才能直立行走。

归心似箭

1994年4月2日，李国安刚下地走动20天，就主动要求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出院那天，他爱人郭晓莹来接他。李国安对她说，先别回家，先去看部队。他爱人很理解，陪着他直接到了正在北京施工的一连，并让他们打电话告诉团里，说他明天就回部队。

第二天，李国安到北京站，他心里虽急，但脚底下就是挪不动，眼看着火车开走了。郭晓莹见他执意要走，自己又去买了下一趟车的车票。

到了团里，一看见拥上来的战友，李国安就觉得什么病都好了。内蒙古军区的领导和团里的同志都劝他好好养上一段，但他心里就是转着两个事：上山，打井。远的路不能跑，就先跑附近的施工点，同时琢磨着结合连

队在边防一线施工的机会，把八千里边防线很好地考察一遍。因为这一线的水文地质资料还是个空白，只有填补这个空白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边防沿线军民吃水难的办法。

听说李国安要走边防，团里同志死活不让，说要去他们去。

就在出发前的一天，为李国安做手术的程东源教授正在呼和浩特市讲学，也专门赶到团里，劝他不要去。程教授说：“你腰椎上有个空骨槽，长 10 多公分，宽 20 公分，脊髓神经和软组织没有骨头保护，不能碰，不能压，弄不好就有瘫痪的危险。你很要强，我佩服你，但你要学会照顾自己，这不只是为个人，也是为今后的事业着想。”

程教授的话是有道理的，但这次生病，李国安确实体会到了什么叫人生苦短。人这一生，不就是要干点事吗！江主席嘱咐我们：不能再让边疆军民吃苦水了。想到江主席的话，他怎么也不能耽误了，下定决心上了路……

八千里路寻甘泉

常年奔波在荒原、戈壁、沙漠的李国安，清醒地意识到，在辽阔的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，水文地质资料至今仍是一个空白。

作为给水工程团团长，深知自己责任重大，所以他始终把填补这块空白当作自己的最大心愿。

1994年6月下旬刚做完手术出院不久的李国安打点行装，腰部围着“钢围腰”，身着迷彩服，脚穿绿胶鞋，挂上望远镜，带着药品袋，冒着弥漫的风沙，顶着初夏的炎热，带着战友们驱车踏上了赴八千里边防线进行水文地质考察的新征程。

内蒙古的八千里边防线，横贯祖国的东西。